# 樂全集

九之十一

書
尺牘
墓誌銘
墓表

妻申氏
永昌大君
妻金氏
宋希建
豐山君
李壽俊妻權氏
許氏
申炅妻黃氏
洪命耉
李聖求妻權氏
洪瑞翼
李綏妻閔氏
崔沂
羅瀷
李綏
沈義謙
朴峻
李耆俊

李文誠
李濟臣
貞淑翁主
文貞公
鄭琢
呂爾徵妻韓氏

# 樂全堂集卷之九目録

書

卷之十

墓誌銘

卷之十一

墓表

# 樂全堂集卷之九

## 書

### 上姜學士曰廣王給事夢尹

地有華夷之别而賦與之天固無間然故古昔聖人與其進也中國則中國之周官採詩尚矣唐收羅人之什屬之樂府爲當代侈觀後来美談惟我 皇朝混一開闢以隆三古 列聖同仁之化旁達無疆遐裔荒服舌洗鴂而勉爲文幾乎大同矣敝邦之俗殷仁所遺羅麗以降彬彬慕華制科中國者斑斑可考數百年来蔚然興起殆家誦户絃而 天朝學士大

夫奉 詔莅境辱與下邦之士賡酬貽贈或至題序
諸家者固無論已近者陸學士可教序我先達尹月
汀根壽稿汪學士煇序李月沙廷龜詩褒與俱至矣
王司寇鳳洲先生題滕生朝鮮詞翰有曰浸浸乎宣
成聞音也云爾則可謂進之中國矣亦可謂定論矣
壬辰之役冠蓋結轍合為一家東人之単陋盡矣屬
曰小醜梗化賓王之使埋輪而理楫有望洋之歎而
乃先生手䇲尺一涉海萬里儼然臨之東人之快覩
不翅覽輝千仞而實有漢儀之感於是時也敝邦亦
屬新命先大夫起自田間忝為國相承寡君簡命屢

登賓筵之末蒙先生眷顧而不肖亦叨使箕城荐獲
登龍先生過化之妙頌聲盈路不肖不揆鄙拙採輿
人之口碑之大達中此先生所嘗執謙者也噫下邦
賤臣猥以文事進仍父子儐接皇華即曠世盛事也
不肖福過而災獲戾于天先大夫以先年六月無祿
即世攀號殞絶穹壤茫茫苟存視息不能下從泉下
者為逝者不朽圖也先大夫生平委已於鄒魯之學
深造乎羲文之理粗有著述或可以進於中國而在
笥遺草亦皆精神所注不可使湮滅無傳傳之域中
隘塞一隅猶無傳也衆我知我當質之中國大雅歸

之同文之美是不肖不負所生而死得瞑矣竊惟先生藻鑑藝苑模楷士林衮鉞之重等於鼎呂天下之人皆願出於先生門下况不肖父子獲幸執事論義無窮者乎敢忘疎賤哀鳴於清嚴之地唯在錫類之仁念其亡而恤其孤也全稿卷秩頗夥先將詩集七卷求正録一卷和陶詩一卷先天窺管一卷行録一卷謹齋沐百拜緘附賀至使者呈納門下一臠之嘗之徵全鼎倘賜片言弁諸卷首則逝者得與中國之進而昭代漸被旁流之澤因是而尤有光矣豈直下邦賤臣百世之榮也不腆薄儀恭輸遠忱統惟台崇

照

上孫太師承宗

不佞嘗有味乎横渠氏之説民吾同胞物吾與也又曰大臣宗子家相其取義博後之佐王治者能推是道則胲萬物而體群品無通遡昭幽之閡豈不盛哉聖朝同仁之澤覃被宇内敎邦之漸摩賓同内服二百年来殆家誦户絃而先大夫早有此學之志既通籍再聘 天朝周旋於東征幕府累儐 詔使雅慕華風嘗論 昭代學者以羅一峯薛文清為宗陽明白沙念庵定山諸君子為妙契也論文章以龍門遜

志北地信陽歷下南明為大家而尤喜弇州以是後
學稍稍知羅薛王陳之學而為文必以歷下弇園為
矜式不佞鋟行家集而慨不得質諸中國大雅如羅
薛王李者猥自耿耿而已前年貢使之回傳至太師
相閣下題識文字一通不佞驚悸踴絶不覺下庭而
拜盥濯啓封實三百有三十字也奉以告先大夫几
筵退而讀之涕簌簌下也邃學盛作非眇末所可窺
測而師旅張皇折衝禦侮此何時也位都將相肩天
下之重此何人也乃能降屈尊嚴留神於外國不腆
之文讀其書而求其學曰其學而求其人摸寫生平

不爽毫髮之論朝暮遇而其弘量大德爲如何哉先
大夫謂象數實千載不傳之秘當吾世而啓其鍵者
有乎無哉乃蒙閤下特加推引以學程朱尊康節數
語爲天下定論不佞之欲質於中朝大雅如羅薛王
李之願獲矣天實相之非人力也不佞可以藉手見
先大夫於地下矣恭惟大師相閤下即天子股肱大
臣能以一德賛化調元方且以四海爲同胞萬物
而體群品胥萬邦歸於大同其施博矣豈但下邦賤
臣榮觀已哉下邦之於大朝等威截矣名分別矣宜
不敢仰溷於執事者而古人曰無言不讐無恩不報

不佞荷大造於閤下而不一言申謝則非人理也穹壤茫茫日月長新不忘其親而忘閤下之大造也哉已以閤下題識壽諸木而冠諸卷首仍將先大夫詩集六策求正録先天窺管和陶詩各一策行録寫本一策自叙刻本一道函封投呈外花潭徐氏說寫本一策聊備台覽臨楮震越不知所言恭惟崇照

尺牘

李汝固

戊午春間李子時以一卷書投之時病甚杜門無人事相關坐卧不釋手謂其詩殆非今人語也久而後

始知之下數馬海西日所爲也則益加驚服迺後子時持國交口津津稱之下風義不衰以從表兄竊聞起居君平與世交相棄者無論大雅此道於李炓抑胡盛歟顧菲劣迹穢褻大不敢有所造請頃以崔生子謙咏敔庄者十絶示小姪試令薦諸几案冀得霏咳貴田間小搆西不分其蒙千金諾也小姪爲致盛意求聞敔廬景槩云敔廬只曰故丘非云選也固無可寫之勝畎畝間數椽環以小峙嶸遠臨大野野外大江溪浦互決若環若玦皆能應潮可以容舠投網大較望之多野色謂之山也則小培塿不足以當之

謂之江也則可望不可親且廢丘窩舍不宜配以令
名署曰野亭志其實也地稍饒魚蟹汚地種秫足為
客費早晚豈無一會期哉生平未覿剖露至此亦足
稱神交否狂僭悚仄統惟雅恕不宣

寄晉龜兩錫

舅自幼少粗解操筆且早通禁籍叨恩數凡有四方
貢獻或蒙輟賜遍得我國產硯衆品如安東高原熙
川渭原豐川藍浦者皆各有一長安東馬肝雖良難
得真水沉得之亦多玷缺青色頗佳高原數品發墨
華而非九龍產水易涸豐川剟而滑磨研不易其紫

色者稀貴與渭大略相似撥墨較快使毫易秃唯藍
產諸品皆佳要非深入地底者病水乾頃年堂兄為
縣送大小四五兩花草一片最美與玄洲分一半作
池受之不減銅雀瓦蓋其撥墨如九龍而尤細滑不
滯無乾涸之病失於丁卯之變每握管輒思之不能
忘微物之為累也汝家藍庄距硯地幾何遠耶為老
夫得地底丈許者一片見貽否吾已病矣朝夕不相
期又有外廣而尚求閑物必以為迂幸不死於病與
寇則生前要用也為爾縷縷且論硯品欲使埸華知
之

蔡生貞夢硯

不弔于天奄遭愍凶大事既襄無所逮及自惟危喘懼先朝露隳棄先業遂祛遺篋得平生論著凡六十卷訖家整登印已畢集中有蔡小監權夫人碣銘及先君子墓道之文有以見左右追遠報本之懿也且記往年翊聖自公退省覲先人以一卷子投示曰爲嶺南望士蔡君某甫爲其先師碑文問目也蔡君不遠千里有此諄復其意良勤所問皆質據可見其所畜之徵嶺南之文獻也翊聖卒業而論義則已審書尺往來顛末也今承嵩翰副以三卷書及先人手簡

三幅讀之未竟不覺聲淚之俱發也噫幾何歲月而
倏焉禪變左右之書遍及於不肖孤也左右之爲是
鄭重出於思元賓不見之意也知感之懷曷形稱諭
先人爲人作墓隧文字雖凡人事行有來言者亦不
曾吝情寬政揄揚大賢盛德是何等事其敢小有蔪
固也第念改定之役不知先生門下諸賢論議歸一
如何而當初請銘出於李潭陽所則主張此舉似在
潭陽故不免兩存其文以待之而遺稿中所載即舊
文也姑依稿中所載者登簡非敢有所去就也遺稿
雖已剞劂而散失猶多更加搜訪爲拾遺庶見大全

所渴尺牘甚幸當并印出耳大抵門下之議以先人所製之文入石耶果以何本用之耶倘於便風見示旣蒙勤諭剞劂至此豈勝悸慄寒岡先生碑銘蔡小監權夫人碣銘先君子碣銘合爲一冊者依敎留之問目及舊文傳本璧完先人手簡亦不敢留謹封還伏惟盛諒

沈判書 悅

不扣而發意甚盛也不敢儗辭以謝又不敢置畦直申臆痰踊而已無論先朝顯策有不可泯滅無傳歸田後十年論著頗契夫羲邵之旨有裨於斯文可謂

精神所注替羸金以遺之雖未必盡合於當世之目不肖孤日夜抱敘秩滌泣校對為不朽留而世亂如此人事靡期况不肖衰鑠澌敗綿綴一縷風燭奄及負先人付畀之重則無以有辭於泉下以此耿耿耳此豈可向路人道哉

張持國

翊聖樗散人也於事無所識其職無所當雖然生斯世讀是書意有所及理有所適則豈可以戚畹賣近自盡而不盡於君父之前也頃於免禫之日蒙恩陞對翊聖以李貴引先臣以別廟之論不以為非者殊

不然臣聞於先臣天地定位君臣有分宗統固不可干至於祭以天子諸侯爲言者亦不無所執而但論禮如水之有歸方可行無論大小水之流也皆歸於海殿下以私恩別廟之後四代而輟不得壇壝而祝之則卒無可處之道如水之無歸也此先臣不敢從別廟之議至於子爵不加於父昭穆不以屬論則有經傳在不合於禮而強爲追崇豈足爲顯親也天聽邈然翊聖惶恐而退矣此數欵與兄不異其餘數欵吾所未講公子之有封爲國君不得祀別子者得見於引對之後可旣已諦觀兄之論著極是公平無彼

此碍滯處可謂確論也但兄持論太緩夫已氏持把太甚如何如何不久朝廷有此論則僕不免獲譴奈何奈何

宋僉知 碩祚

續承下詢為之感惕姪有何知識可以議禮也但此非變禮難斷者布在方策亦不難据以正之也家禮旁親之無後者以班祔其註曰兄弟若兄弟之妻祔于祖其位則西向云祔若不立後則百歲後當祔食于判書祖廟明矣家禮非古禮朱子參酌古今之禮而定之書成於同堂異室之後昭穆之制雖廢昭穆

之義未嘗無也聖人制禮至公至大如水之派分如木之條達未嘗捲曲迂邪而得其正也宗子立後則事順而正不立後而用兄亡弟及之文則弟持重爲宗而兄當歸祔於祖廟者事變而亦不失於正也無後之兄不得祔食於父之廟者有其說焉弟既承父之統居正位而置兄於祔位則有妨於長幼之序矣嫌於此而并居正位則無尊統之意決不可爲也且念附既非如寡婦童子之外以名家正嫡身爲上大夫家法非不重也私情小嫌宜不容於其間而事之難處有如是則非姪之愚所敢及也

程副揔

薄技見賞已極猥悚攜引賜款奬飾愈涯至發德音俯徵先人之籍感兢次骨衆淚潸滋惟先人所著文章甚富而先將詩稿及和陶詩求正録先天窺管等編鐫于家塾流入　中朝孫太師姜太史兩先生或引或叙行于世者也倘蒙幕府一言之重其爲光價奚啻敝家私榮而止也無論古昔詩書之將　皇朝之郭武定登李臨淮言恭戚少保繼光詞翰彬彬俱稱名家何嘗以兜鍪讓衿紳哉竊惟英猷宏略旣盡安聯之責咳唾珠璣毫端芬苾散落於東土者不翅

家隨户卞下邦人士之愛慕賓出至悃不佞之區區即不敢自外之意惟幕府恕察焉伏楮瞻悚統希崇諒

汝萬

韓文抄潟四十首送之但未知汝之所尚如何也古今文體代各不同雖一書之中體格自異取詩書論之典謨訓命雅頌正變讀之自別古人之文孰不從詩書中出來而皆潟一斑惟太史公韓昌黎之書能潟其全取兩書論之馬遷之叙傳紀先秦者為一體紀西京者又為一體酷吏游俠貨殖又為一體昌黎

之文平易者似馬遷深沈者似孟荀宏肆者似莊列典則者似禮記金石之文出入於典訓風雅之間此所謂大家也讀此書不可不知此意汝之所欲學者欲得昌黎之全體耶抑欲得其一體耶觀汝為文之道頗知去棘求鍊而立志不大發語不奇過於畏悍轉成卑謙本根不茂委歸不暢枝葉凋落色澤未敷得意之作或似古雅而不得意處則甚拙全無藻華有似枯莖大抵汝之病痛頗近執拗先入為主故去棘求鍊之心先在肚裡雖讀某書不能虛心受用若不虛心受用則讀盡萬遍如不讀也若欲讀韓文則

求其深沉宏肆之氣法其奇屈變幻之態取其蒼然欝然之色叩其渢渢泱泱之音然後方可謂讀韓文者不然不必讀韓文守汝之故拙約成章也

李左相 聖求

一落窮簷人事全疎書尺還往拙者之戒惟耿耿長在左右忽枉巍牘重以賢夫人殉節之狀責之以不朽之畜竊感俯屬之勤而實懼器使之舛也古人死而欲得韓公銘則其事重矣自惟顓劣誠不敢當旋念左右之所以屬之者必以通家之好飮德之素也夫如是則分誼之所不敢辭伏讀狀辭椂而文矣其

所記乃平生所嘗稔聞而見之者而至於合家死義在古罕稱有以見高門德化之盛也深恐文辭短拙不能敷闡其萬一耳遍傳既稽修敬曠遲不勝悚負之至

## 杞泉

伏見損牘滿紙設難抑揚反覆浩無端倪所謂河漢之不可極也彭祖之輪井保生之至也孔子之不惑道德之盛也孟子之出晝曾母之投杼亦皆遇境當然之理也至於巖墻之戒後患之慮皆有為而發而後人之所當服膺者也夫孔子大聖也曾孟亞聖也

彭祖至人也若以古聖人至人之出處言行卒然責之於凡人則何啻謂丘陵不能為太山之高也涓流不能為河海之深也鄙人少而失學老而無良今則隤然為田間一病夫也雖然通籍四十年間耳聞目覩之事不為不多畏死者未必長生畜利者未必獲福天道循環禍福無門但今之人燭理未明人有慷慨論事則以為妄言罵詈忘利取義則以為立於巖墻靡然潰爛莫可收拾良可悲也曾參殺人之說自外而至者毋雖投杼曾子必不動於中也未知高見如何

田闢

頃年奉使之日獲雅於箕疇想能省記否歲星已周耿耿如昨春間淂見尊爲洪巡察元老戰亡之啓曲折明白瞭然如在目中朝廷因此始議褒録不然陣上事跡死節實狀幾爲不死者所掩遂泯泯已也今聞趙生之言道内物情將欲樹石揭烈爲元老不朽啚甚盛舉也此亦尊奬勵之力歎服歎服趙生爲死者千里裹足尺疏呌閽其誼至高且與之剴切其人極佳士西土人文彬彬之尚爾僕與元老相知之深不惟感懿對趙生談金化事未嘗不涕沾襟而深有

感于高義無緣言面布茲區區

杞泉

出城之後元精大耗病狀種種自知餘日無多即擬退去待盡父母墓側而國事未定亦有私感拖延至此歲律云窮今而封典既完名分大定域内寧謐可保百年計於此際進退有裕矣妹歸來吐血又甚醫云就煖就靜調養心氣兼休筋力然後庶見瘳可家山饒薪斗屋如春峽村窮僻終日無人闔户端居似勝城市明間携咼兒决歸如遇祭祀及大朝參往来無常非全然休致之意也但山居蹇落生事冷淡祈

弥分甘專靠閣下想不忘舊誼耳鴨欄鵝柵漁刀釣竿即遣閒送老之具而貧薄難辦呵呵賴天之靈數年得閒田園之興當不淺淺耳

朴仲淵

新豐之訃豈其真耶頃者入城半日相對聲氣已變固虞其不久於世而亦不謂遽至於斯也吾儕凜凜暮境世難又如此先吾而去者未必為惡事而只念三十年從游之誼若何以堪也且其為死也豈但朋知私痛而已哉病伏丘園既不得視其含結為位而慟不足以洩此悲無因相弔痛結奈何

汝萬

古文譬之飲食六経左馬為美粻異端群流為醺灌騷選各體為潤吻之味唐宋諸家為折俎之珍此不可不察也凡為文擴理為說可傳久遠駕虛逞才終成俳語命意不可不深立論不可不正使事不可不的安字不可不重承接要無痕迹起結要得關鎖此古人結撰之法亡論韓柳以上廬陵得體要眉山能神解亦不出此六者之外要之化竟在大明諸君子不亦彬彬乎哉此地古信陽雅雪樓高函中深弇園大而其意皆欲軼唐宋而上之故曰一用古文語傳

今事此亦一格驟觀之令人心目㦜然徐而究之反似飣豆宿味可易厭耳五子之文與唐宋諸家並讀之則具眼者必能辨之初學見古人文字或奇奧或豪縱輒自傾倒倣襲纔得一斑之似便自意足可哂而可鄙也須審本末權輕重毋欲速肖毋欲躐等看古文勿留意於字句而眈討其叙事論事之緩急詳畧精神氣脉之動盪分觧處捨其膚而取其髓蓄其源而揚其流斯可以入其藩而望其堂室矣

尹判書 暉

病中無所事事終日手自訂集閱之今已卒業矣文

章自闢堂奥拓擴甚宏雖簡易不得不讓一頭地詩道冲邈不群亦可方駕於嘉隆諸子蓋其筆端絶無東人習氣為可貴然以鄙見言之詩文俱不無不必存者台必有定見耳曾見甲午朝天録多佳作尊先文靖公行狀即大文字而皆不存存而不來耶抑放軼耶可念大氐此集摠數不夥而互出不齊必須先抄目録以類彙之或以年月敘次然後寫出一本方為成書不然恐終不免雜糅之歸也念自齠年受恩頗深拳拳所發不敢不剖伏枕胡草悚仄肅此

李汝固

眡承委問而病憊草草具復稍竢日暖趨叩攄盡所
蘊而病者出入殊未易可歎可歎曾見令劄甚盛舉
也此事即先人所嘗菀結者在譎中著一文字以為
後日修删事例意非偶也不佞外除後承 命投進
先集並進一劄畧及先人之意當時 御批丁寧而
國家多故更無建請者以有今日不佞尋常耿耿于
中不能忘于懷也想高明必已參考往牒酌定凡例
而或以為實録原本奉置京局為重難或以為不考
實録則無以辨其所可辨者如何如何先稿中書神
宗哲宗實録删修事蹟後一篇及不佞所進劄字付

標送上考見後還擲白沙相公以總裁月沙為都廳
開局之日總裁特請先人並為都廳相與議定纂修
之事蓋　先朝日記因亂淪失者多故創定年表抄
出名臣詳於書卒等欵皆先人所畫而不知厥後何
以補綴為之也惟令照入

汝固

病軀雖未全健亦可以出入每欲源源奉晤兼論故
實揚扢失得俾開群蒙而相距不通與馬還往不便
日事閑蟄欝陶甚矣兩中方挑書小睡忽報使至投
訊札乏當面譚蘇快如何聞將移寓近地可以日夕

承誨幸矣史事專委左右不無意見若成於一人之手則文純而事簡豈不美哉但君實曰前代成書輯爲編年之書而已與今日事頗不侔且君實雖主之所與共事者非一二人姓名俱列於卷首崔相豈不考其時事例耶 惟照入

李直夫

月初自墓舍聞黄府尹禍機甚重馳入洛中府尹未及到矣爲計百端事卒無幸天也天也府尹旣對簿不少撓臨刑猶不變從容笑語如常時收斂膚髮北向拜者四南向拜者再盖辭君與親之意也已招獄

吏使傳于一二知舊託以後事其所言保護老親外
文敏公墓移奉于其夫人之兆生父之墓遷于所卜
傍近吉穴自己尸柩合於安氏者三件事治命也出
獄就死時以一封書附其軍官呈于政院知申事納
密匣以進似是遺表竟不知有何辭語耳固知此友
有氣義才局而亦不料精神識量有大過人者如此
自愧平生知之未盡也今者其孤寡扶櫬南歸與其
治命似相戾而其家謂扶餘家後山是吉地永葬後
當次第大還云則某輩不得膠守遺言以爭之勢也
非負亡友也家後山果是吉兆而得大還則善之善

也凡事哀兄指教俾孤寡有所依庇也其第二孤寢瘵云欲濟以藥物病之加减亦須曰便亦知如何昔退之與樊宗師經理東野之喪曰恤其家况此友死於非命有八十老母在堂匍匐之義吾儕責也俟其喪於江外哭以送之情隘辭蹙多小不盡

汝固

褢人不死禍及壯子實由罪孽之積自悼而已亡兒生孩五歲失其所恃其舅義昌提抱而歸其夫人素賢有德置之懷中視猶已出兒亦不知其非其母也兒既長於綺紈而絶無習氣時以玩好試之輒不喜

義昌稱之兒嘗事不倭致恪而在義昌與夫人之側輒自發舒一切容止喜怒率任情不檢亦多孺兒之戲義昌與夫人見其可怒益憐而撫之可以見其煦濡之深而亦可以知兒之誠孝無間也不倭常哀其弱喪不曾教之以書八九歲始學字成童自知讀書攻苦刻厲頗通文義未及成就而死痛哉曾患頭瘍服下藥傷脾年前上山房冒暑做工濕咳嗽逾年痰火攻肺寢狢六十餘日藥不奏功病中思見義昌而病不能出則求見其夫人不倭謂夫人貴人何敢請也兒垂淚曰兒生不識母面吾以爲母也者即夫人

也夫人聞其言即臨見義昌亦扶病来視相持涕泣有若訣别者然兒死之日氣侯似小蘇晡後忽然喘促臨昏死症乃作而精神尤爽頻呼爺爺使諸兄扶持起坐言語了了如平時能自力呼藥嘗所厭苦者亦呷之知其不可支則問夜何其且問日辰所直乃曰吾其死矣以痰壅不能卧至是正首伸脚而卧遂絶其妻在傍終始不顧其於死生之際可謂不亂矣念兒年才弱冠其才行無所表見而天性猶介潔白神采清峭數年来漸知義方求所以澡瀹耻於服美志趨不凡若可以成立嚮用而奄忽至此噫或委之

命也此實不侫罪釁以致之也逝後數日有兩布衣
来哭甚哀問其與兒有契自山房輟業授吊皆佳士
云余外祖母之父宣務郎府君即領議政成安尚公
震之子也成安公哀其早逝欲不泯其死生之跡也
則乞銘於慕齋金先生先生之文傳之至今可謂不
朽矣度當世之文可以不朽人者敢屬之左右直書
其世系死生年月乏矣不侫豈不知此事亦涉外物
而哀其生之短引以長之唯在於是成安素稱寬然
長者猶不免况情鍾如我輩者耶惟高明恕之

道源

前後書一時来到副以各種貺味山厨㬥富此出於
眷誼嶺表專价不暇滿槃茗輸賤降則久廢餐義悲
纏舐犢尚何心咀琢嗜腴狀拜嘉之餘竦謝而已家
厄未盡畜妾病死昨日埋土而坐閉門窮村恰作有
髮僧而名字方遊於習敎中前頭不知稅駕之所所
謂缺陷世界者信不誣矣唯願祖歲自衛

樂全堂集卷之九

樂全堂集卷之十

墓誌銘

孺人申氏墓誌

家大人受玦于春川之二年我伯姊孺人歸寧東行至加平村舍感疾六日不起戊午冬十月初九日也嗚呼痛哉翊聖聞姊氏之行追及之于途姊病已三日矣就而診之其形羸憊而精神不爽雖長吁嘷爺孃聲甚悲余慰觧之曰風邪吐汗良已矣自苦耶遂往省二尊人遍問姊病狀亦以此荅之曰外感行當愈矣尊人色喜屈指筭日至治具而待之翌日夕僮

奴走報病革余始驚憂而不啚其遽至於斯也遲曉
發纔渡新淵亟問至矣嗚呼痛哉余與姊面談幾日
而亟問之至也耶昔者長吁而嗥悲者將絶之音耶
翊聖昏昧見其病也而不見其死也此終天之痛也
且哭且奔晡抵喪次其良人去冠袒衣哭踊而前曰
死已二日不克斂矣余乃升堂而號曰隔一嶺棄父
母而長逝乎逝者無知存者何忍乎遂憑屍大慟用
是日夜半具衣衾小斂越四日大斂就木盖貸材爲
棺受襚爲斂故時日慢也嗚呼痛哉翊聖少姊氏一
年孩而同在母懷幼而嬉而與同壯而婚嫁育產畧

與之同人道之小成也姊今奄忽逝矣天何不吊至此極也耶年僅三十二而其為子為妻為婦為母之道俱有可紀大人泣而教翊聖曰汝姊在父母無憂事夫子無違行有婦德可傳其良人述平居事甚悉而曰吾家君恒稱吾婦賢必能善祭祀詎知其速化也且育子女勤而有方涖婢僕莊而能教性又廉潔有士之風焉其死之日以不及見父母為至痛語諄諄不絶口而逝云此足徵矣而翊聖又據所識知者為誌孺人之德性得於天者甚粹為兒戲絶無驕盈浮華之習齠齔之年幹母之蠱儼若成人移天于朴

氏族大而親繁周旋慎節咸得其宜妯娌之間敬睦
尤至既分室而計約食貧良人又樂爲善不事家人
產業孺人拮据爲生夙興盥濯上事下撫執女紅竆
日力無怠雖屢空不以色戚父母爲其貧將使其良
人仕孺人耻之曰士當自奮柰何伺人喉下氣進退
耶逮遭家難疚心疾首語及淚輒歔歔下丙辰大人
東還之日蒼黃騎馬出江上墜胎成疾憂其久而難
瘳不虞其暴折也嗚呼痛哉孺人系出平山高麗太
師崇謙之後曾祖右叅賛夷簡公諱瑛祖贈領議政
諱承緖外家李氏亦高麗太師棹後贈領議政淸江

事理綽有士君子風教子孫必以義方兩瀓抱才未售困於公車或有勸之仕者夫人曰宦路羼階也吾雖食貧不願汝曹苟得一命也嘗從子重基官赴新溪縣縣故事種麻市繭為衙屬辟績之用夫人曰專城之養亦已足矣何可以一毫私累也命罷之吏民聞而嘆服其後縣人立石頌美并稱子母云夫人以冢婦主四世祀盡誠敬不以貧故有殺遇新必薦獲珎必供能亡替家範焉重基在官病殁夫人悲傷寢瘵數年而次子厚基為養宰通津夫人又隨之未一年不淛實丙寅閏六月初九日也得年七十三用厚

基靖社從勳贈正字公承政院都承旨封夫人泭爵
是年八月初三日祔葬正字墓左重基娶典簿任穡
女生二男二女男竹健別坐竹遠佐郎女適幼學鄭
湧次適進士許博厚基娶都事南琥女生二男三女
男竹進侍直竹遇進士女適縣令李斗陽次適縣令
李緯國次適幼學李後績內外曾孫男女二十五人
噫婦人之見節者多以一朝之命自決而能不自決
抱戚強志以育延世祀如夫人者為尤難爾是為銘

通訓大夫行安東府判官宋公墓誌并序

宋侯之赴安東也屢過敝止穪引世誼終日纚纚繼

之以感慨觀侯年踰耆而神氣甚完膚充然澤而顛毛未宣矣余心異之𦾔壽徵也未逾月而安東人以訃聞亡論其行誼才諝若可以嚮用強弱衰盛上人之死生脩短俱無所徵則理之外也一日有纍然扶服立於門者即侯之子國龜也釋杖而拜泣而請曰先人之壙未銘敢以是勤諸子余懼非其任辭弗獲遂握其狀而次之曰恩津之宋肇自高麗判事大原有諱明誼官執端諱愉歛耀遯世號雙清堂三傳而至遙年軍資監正於侯為高祖曾祖曰楊根郡守汝霖祖曰安岳郡守世勛考諱柟壽仕止林川郡守晩

以高年受秩嘉義龍驤衛副護軍妣晉州柳氏宣務郎亨弼之女以隆慶壬申二月十二日生侯侯名希建字仲立未冠出後仲父三嘉縣監桂壽侯少服家訓工博士業謂曉夕發軔坐數奇不利於場屋庚戌始捷司馬兩試 聖上改玉中外官僚罔不釐正侯被選拜葵樹道察訪秋以親嫌遞歸冬復拜金井道察訪甲子丞差陪衛 三殿南狩列邑多被譴罰而方伯獨稱侯舉職顧不忍遠違壽親用此免官乙丑除 世子翊衛司副率丙寅護軍公捐館未葬而奴賊入寇舉國震潰而能以禮襄事情文備至服闋授

掌苑署別提遷尚瑞院直長陞典牲署主簿再爲監
察轉軍資監判官癸酉四月出補安東判官五月十
六日病卒于官得年六十有三用七月十九日己酉
窆于公州沙寒里負乾之原從護軍公兆也初娶平
山申氏學生景趾女無子再聘主簿李天裕女生四
男四女男長國蕃次國輔俱中生員次國龜次國蓋
女長適李檏次生員蘇東道次生員金巽賢次權諆
國蕃有三男二女國龜有一女李檏有三男二女金
巽賢有四男一女權諆一男并幼侯之飭己本於孝
悌濟以謹厚事所後母申氏一於誠敬歿而葬祭盡

制護軍公守林川當丁酉倭亂失帥臣指蹤理擬以軍律侯血泣奔走白見寃狀竟論贖米侯迺市衣衾屋廬以納官擭宥護軍公奉還懷庄實雙淸舊業也侯朝夕於護軍公左右養之以志佳辰令節宿賓客會子姓置酒張樂以娛之推以婣睦戚疎無間焉於交際賙窮恤患居然有長者之風而嗜禮學喜文墨迺其天性也嘗遊泮中光徒倡議疏斥李相元翼以階廢母后之論也士皆風靡侯獨決歸識者多之噫若侯者文足以決科才足以剸割德足以範宗精神氣力足以久視於世人亦以是期之而止於斯斯曷

故也不食之報其在後歟系以銘曰

宜其達止墨綬宜其久淂下壽爽於理將誰咎収其

餘阜于後

昭德大夫豐山君兼五衛都揔府都揔管贈顯

祿大夫墓誌銘 并序

恭惟我　靖陵受天眷命重熙大業錫祉蕃衍根肇

枝茂　本朝宗姓之親且貴者皆其昭也而仍累世

享壽富多子之慶者無如德陽世家而尤以名德遺

其嗣至龜川而著節昏朝顯重於世云龜川一日泣

謂翊聖曰先君之行誼始卒有不可不表而書之者

而先君不喜外交疾名之爽于行也則幽隧之誌不
得不屬諸子已使其冢嗣蓬萊炯瀓齋家隰拜而授
之翊聖辭不獲謹受而誌之曰 靖陵第幾子即德
陽君岐聘大司憲 贈左贊成權續之女封永嘉郡
夫人首舉公公諱某字某十三例授豐山正十六被
選執饋奠於順懷世子之喪 恩陟都正又與 文
宣王后魂殿輪直之選進階封君萬曆辛巳德陽捐
館服闋用例超秩正卿壬辰之難扈 駕西行至中
途念永嘉老而無他子為扶將者轉入峽中省問旋
詣行在癸巳夏承 上命奉審 靖陵秋丁永嘉憂

守制于陽城莊舍外除還朝萬曆乙巳 宣廟推
恩特加一階丁未公年屆古稀 御批教曰豐山君
於予尊屬年滿七十予心嘉悅加一級嘉德大夫秩
從一品庚戌 宣廟升祔禮成以公屬尊德耆又進
一階昭德大夫常管宗親府事兼帶司饔院提調五
衛都摠府都摠管辛亥十月初八日告終于正寢春
秋七十有四訃聞 九重震悼輟朝二日官庀葬事
王大妃亦賜吊賻以龜川録扈 聖從勳 贈公顯
禄階宗班之極品也用是年十二月十五日禮窆于
廣州极橋里負兊之原公適庶出凡六男九女曰瞻

龜城都正曰晬龜川君曰義禁府都事李調元曰郡守黃立中曰副率盧並後曰同知中樞府事俞大逵適出也曰晄龜原君曰睍龜峯副守曰睠龜山副守曰睒龜興君曰縣監朴以根曰幼學盧緒男曰護軍方慶祿曰郡守金敏直曰李苾庶出也龜城有一女無男先公歿公命龜川奉祀焉龜城之適出為佐郎權潯己妻庶出為幼學方大生妻龜川之適出者蓬萊君炯胤蓬山守炯信蓬州守炯信蓬昌守炯儼庶出者夏溪君炯倫蓬城令炯仲餘幼李調元無後黃立中三子濟澱洞盧並後一女適同知韓仁及俞大

逸三子一女伯曾承旨信曾司果任曾女適佐郎申
泂龜原之出曰西陽令炯義西溪令炯淵生員金德
培監役鄭世亨幼學金瀨餘一幼龜峯之出曰鷄林令
炯元餘幼龜山之出曰呂興正炯性餘幼龜興之出
曰烏山令炯澳內外孫曾共幾人公得於天者德厚
慈良特之以恭恪儉素恂恂如不能言者而內蓀純
明制行修飾誨子弟以嚴待親戚以親服用飲食一
如寒士恒言宗親不可與朝貴交游深居簡出口不
及時政得失遂爲家訓以外王父權贊成有鞠育之
恩爲制三年服言者論其徑情違禮執不可 明廟

知公誠孝特許服喪　明廟親愛公甚出入禁闥用
家人之禮或不時　召對公亦不敢遠遊遊必有方
逮　宣廟當宁寵遇加隆無論賞賜問遺婁膺峻擢
蓋實兩朝敦睦之盛而亦公忠勤之報也家素饒於
財而能散施貧乏且知稼穡之艱難時事農圃置别
墅於西郊佳辰令節挈親朋娛以琴酒適情而止亡
及於放善棊能射皆其餘事云公久在視膳之地恪
於職事終始罔替廉簡之稱久而不衰夫人羅州朴
氏廣州牧使諫之女國舅錦城府院君墉之孫初封
錦原縣夫人後　贈郡婦長於名門壼範有素既歸

貴家令聞益著閨閫之內雍如也享年五十三初曆
德陽之兆至是而祔焉翊聖少叨禁籍望公於前列
時稚昧尚能知公之為長德為之瞻敬旣獲從遊於
龜川蓬萊父子之間益知公有潛德其安富尊榮壽
考皁後之非幸也非所謂淂全全昌者歟系以銘銘
曰
而支於邦而家於宗而享以豐而孰如公而旣富貴
而壽令終而器以世移孝為忠而遜視戚由畀躋崇
而潛以昭報施之隆而百歲後式此幽宮

## 贈貞敬夫人權氏墓誌

夫人安東權氏其先出羅氏得姓金至麗太師幸有
功賜姓權寔爲權氏之祖厥緒昌赫嘉隆間有康定
公轍者與元輔李忠正浚慶同受顧命定策 穆陵
卒位首揆子莊武公慄萬曆壬辰建大功爲元帥世
稱名將其兄恂服官著行能恂恂長者躋卿秩同知
中樞府事於夫人考也妣曰坡平尹氏府使先哲女
以嘉靖庚申六月庚申生夫人旣笄歸吾舅氏志范
李公卒于癸未六月十一日得年歷二十有四初厝
楊根郿美谷辰坐戌向之原天啓甲子正月初六日
嗣碩基以先志祔公墓後之右公諱壽俊字台徵志

范其孫也系歷在公碑誌中生一子學基娶佐郎尹儼女夭而無子碩基實公後夫人許氏出也以碩基從勳 贈公領議政夫人貞敬孫仍乞銘為不朽圖噫吾母雖言夫人德容既秀神識俱朗事舅姑奉君子有古列女風妯娌之間令聞穆如又言公女第嫁貴富家所推與重寶嘗典置市肆其姑家急索之所典者規其故當之倍蓰女第窘急而大夫人恚不食公憂之夫人曰當為君子圖之出其所藏貨不足當伏健奴於廡下夜出權相國司庫匕鑰發庫中藏布負奴容送之遂得還其重寶大夫人意乃安朝誼相

國許首實相國嘉其義而獎其機智云翊聖謹述所
聞不敢為溢辭

## 贈貞敬夫人許氏墓誌

志范公有三夫人其二俱早殀許夫人事公十年而
公卒公卒二十四年而夫人棄其孤碩基奉夫人祔
公墓泣請翊聖銘其幽堂翊聖惟不文惟婦德不出
門外翊聖忝門內之親嘗頌懿媺誼不敢辭謹拜受
而曰志范公於吾母仲也與吾父為姻兄弟而交際
莫逆也癸巳公丁憂失耦又喪家督時值兵戈孑然
無所依遂與吾父母共爨者數年所而出宰寧海府

使甥姪許氏婦瞯夫人有令德史公聘之夫人未離室而稱洲人擁軿車赴府衙公已置媵侍有庶子奴僕桀黠夫人雍容臨之能正名分辨内外斬然有度未幾育子以當户公甚敬重之公所蒞江華公州吉州永興皆雄藩而著氷蘗聲解綬輒稱貸而又敦於收族振窮食客恒滿旁舍夫人拮据多方不以有無闕公搆舍於城南舊址堂寢傔署而治賓齋疏沼植卉期公晩年歡而公遽奉使燕京中路遘疾夫人聞公疾抱弱子馳及鳳山公已屬纊夫人踊絶於地毁膚髮絶水漿求死而不得則奠祭如禮自持未亡人

世以善哭歸之提誨碩基克有成立而碩基又以氣
義致士如公時夫人必具酒食以奉客有截髮風碩
基中甲子司馬爲養筮仕宰縣爲郎録靖 社從勳
累 贈公領議政封夫人貞敬獝受真誥云生萬曆
戊寅七月二十日以己巳十二月十五日不淑卜庚
午三月甲申葬焉得年五十二考曰 贈承旨昊母
淑夫人李氏觀察使忠綽之女祖 贈承旨鑄曾祖
郡守礭高祖左議政文貞公琛志范公諱壽俊字台
徵全義人系歷在公碑誌中夫人嘗生二男一女長
碩基一男一女夭碩基娶縣監韓師德女生三男二

女女適士人朴世橋餘幼

亡婦黃氏墓誌

檜原之黃肇自高麗平章事石奇入我朝莊武公諱衡以武功顯文敏公諱慎以經術著其家惕早曾有遺嗣文敏子之曰一皓官郡守郡守聘新平李彥慶之門生女德容並秀才性絕人七八歲受內訓小學迎刃而解能綴句語輒驚人稍長即不屑曰我詩攻文非婦則也處秘梱勤女紅而已十六歸吾家為三兒昊妻昊領議政文貞公諱欽之孫其母貞淵翁主宣祖大王之女也吾家子姓甚繁且連宮掖贄見之

夕賔客頗盛咸嘖嘖焉洎居子舍數年帥禮無愆一
於莅和進退言語亡不中節妯娌僕御益賢愛之孝
順之性尤至每以幼喪慈母不逮事姑爲痛語及必
涔滛涕下伉儷之間怡怡然無忤色而恒勗以正有
古列女風感微疾不起某年某甲也得年厪二十吁
短哉不幸二子俱殤只有一女用某年某甲厝于奉
安駟東新卜之原距翁主塋不數里而近庶䰟魄相
依也嗚呼亡婦非凡婦人也亡論其懿行丰采辭氣
灑然出塵如神仙中人此其不得久於世者耶撫實
爲誌俾傳于后

平安道觀察使　贈吏曹判書洪公墓誌銘并序

丁丑之緼車駕幸南漢城被圍殆五十日而諸路勤王之師相繼崩潰或逗撓觀望亡敢嬰其鋒者而平安道觀察使洪公命耉受朝命方守慈母城自慈母率所部入援轉鬪千里至金化縣賊以大勢壓之獨當抗戰膚功垂就而節度使柳琳擁兵不救公竟死之　上還都事始聞　上爲之痛惜臨筵隕淚謂宰相曰予平日素知洪命耉之爲人臨亂力戰不旋踵而死板蕩之際只有洪命耉一人耳命江原道觀察使李澥致吊護喪諭慶尚道觀察使沈演存問其母

面諭平安道新觀察使南銑曰洪命耇死於節其妻
尚在慈母城鄉其恤視俾無死亡仍爲護送都事田
闢奏金化陣上實狀列公事甚悉　上益嘉嘆特贈
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　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
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世子左賓客
官庀襄事旌閭錄後廩養其母終其身疾病以聞其
孤重普自嶺南冒入賊藪收公尸於金化山中以是
年四月十一日返葬于驪州先塋下其家命夏以公
族出行治歷官若殉義事迹爲書數千百言屬余以
幽堂之誌余與命夏相持大慟已諾謂曰人誰無死

死如元老得上一言之褒書之簡策傳於無極銘
元老而可徵以辭据其狀而撫其大者以叙之曰南
陽之洪遠有代序太師悅佐麗祖著勳伐其後蕃昌
名德相禪司空灌死於李資謙之亂謚忠平公中丞
奎有復辟功謚匡定公入國朝有諱敬孫官同知成
均館事自敬孫連七代繼鑠儒科趾美詞苑已其純
而舉其祀者曰諱係貞藝文館待教 贈吏曹判書
諱春卿黃海道觀察使 贈議政府領議政南寧府
院君寔生聖民益城君佐都冢宰策兩勳主文盟冠
冕士林考諱瑞翼兵曹參議 贈吏曹判書母青松

沈氏 贈判書宗敏之女以萬曆丙申生公于漣川
庄舍公生而挺秀才性夙悟七八歲能綴句語一日
白沙李先生在池上蒔花竹試公以詩公應口輒成
語警而含諷先生奇之期以遠到稍壯莊和祥順文
學日進吾州父參判公有淑女擇對先文貞公嘗器
公遂勸以歸之己未魁謁聖科例受成均館典籍華
問蓊蔚庚申除司憲府監察兼春秋館記事官時丁
昏穢絶意仕宦公之外黨在顯地者欲汲引拜禮曹
佐郎俄改刑曹又換工曹竟左授成歡察訪知公意
堅而擠之也癸亥 改玉群賢彙征公居判書公憂

西選錄玉堂制除授兵曹佐郎妻拜司諫院正言弘
文館修撰司憲府持平副察使尹暄辟爲從事時毛
都督文龍塡椵島朝廷疑有異狀遣公廉之都督儀
公風範辭令目之以眞學士敬禮之還帶知製敎以
御史賑濟遼民所全活數千人丁卯新制觽牌又以
御史按關西到中和聞虜兵陷義州已躪嘉定從者
請公毋西公曰吾嘗佐尹公受知深矣當其危迫何
忍相負直趨平壤副察使暄方城守迎謂曰吾死職
耳君何爲入危邦耶倚公爲重平壤民聞安州敗絶
城潰散副察與公收散卒於三縣以爲後當被逮就

法公疏請同律臺臣劾其營救罷其職而君子義之金起宗代暄任辟之體相金瑬請爲佐俱不起未幾敘授成均館直講遷兵曹正郎爲養求縣得伊川本曹以諳鍊機務啓仍之孝立之獄以問事郎佐讞平允大臣稱之獄成有準職之命銓望歸於公而柄人憚其不附己欲因此右敘實阻政本宰相聞而非之薦入吏曹爲佐郎坐事免會有勳盟公以益城世嫡參歃盤血敘拜副校理吏曹佐郎漢學教授以文臣廷試第一賜銀緋擢承政院同副承旨病遞護軍庚午除安東大都護府使挈舉綱領寬而有制亭斷如

流兩造無退言兄弟爭閱諭以天倫期於感化春秋
設老人讌用勵風俗期月政成治理流聞自奉氷蘗
而致養豐腆簿領之暇張筵舞綵以娛之壬申瓜滿
拜兵曹參議復入銀臺序陞右承旨 上知公才諝
數任喉舌必委兵務申潯淵使虜虜以借船攻島助
兵西犯之說潯淵不能力爭而還公抗章論之并及
廟堂失策又言國家專意於西忘南方憂脫有緩急
何以應變條上方畧 上嘉納之尋除吏曹參議自
右承旨拜慶尚道觀察使 陛辭宣醞賜皐比御藥
公曾守南服周知俗之利病苗薅而髮櫛之躬閱海

防一洗宿蠹尤以聰明折伏奸梗有以見沮安東時
事變詞而申訴者公迺抉摘并記日月以詰之自是
民不敢欺幾於死訟公離營出巡而詔使莅竟供億
之需賦於州縣者倉卒無籍記心財而口宣老吏退
而按簿無毫髮爽益城公嘗再按嶺南有神明稱而
士民方公不啻無忝而已甲戌以親癠乞觧除兵曹
參知參議俄拜大司諫時有章陵隮祔之舉諫者皆
避竄朝著索然公承摧沮之後頗持正論竟以是遞
職久滯散班乙亥復拜大司諫兵曹參知參議秋拜
副提學薦授平安道觀察使晉秩嘉善張紳以事仍

任公封南寧君兼同知義禁府事公疏辭新階 上
批曰卿才可用故仍授亞卿之秩旋拜大司諫禮曹
參判兼五衛都摠府副摠管兼繕備局賛廟謨冬復
授平安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平壤
府尹特賜豹皮弓矢以遣之丁卯之後任西事者徒
以金繒媚虜苟且牽補郛夷器缺紀律大壞公深憂
之一更軌民單弛而張指顧之間精采頓變本省軍
額只七千簽丁壯以充萬數親教以勾校坐作之法
羅置勇士常習擊刺縣賞尉拊人咸思奮朝廷既棄
平壤以慈城為方伯入保之地而城庳而粮少公方

便拮据增築厚貯譙樓雉堞噲然改觀以麗朝副使崔椿命死守此城建祠以祀之俾作士氣公以為平壤爾之要衝義州國之門户昌朔敵之徑路修三城固我藩籬移轄副元帥於定郭閭以便控制後先條陳切要急務出於深長思而揣摩後事美成决敗者燭照數計然鑿鑿符契而異議蠕蝀反加訾謷公知國事將僨憂憤成疾奉使自西方來多言洪某所建請一不採用至鬱鬱感傷 上軫其病而不能用其言丙子春虜使以建號事賚其王子書率蒙古首領而來國內震怖館穀甚盛公獨貶其儀謂虜使曰我

國臣事天朝三百年君臣大誼天經地緯爾國之事非我國所知何以為問虜使色沮不能對信使羅德憲等入瀋陽虜汗設壇大會僭號受賀僇辱德憲等書辭誖慢有不忍見者德憲等黽受而出潛置中路欲免罪譴張皇啓聞公深惡之且見虜書奮忿泣下即封疏開陳義理請誅德憲等辭語激烈觀者髮豎公嘗以兩西官吏奉虜惟恪而讐視島鎮已昧逆順之辨遂厚拊遼衆款結島帥情誼流通主客相安至是往見沈帥世魁講討虜之策帥大加敬服奏聞天朝國論以僭號之書不可酬答廟堂恇擾失措內懷

覊縻外示振作聲實不孚遂召禍端公慨然曰此後戰不得和亦不得我則唯有一死耳十二月初九日邉烽忽擧箕民鬨沸公不動聲色移士女於慈城與將士血視矢心城中賴以按堵初虜將馬夫達等數百騎稱以和事雷奔電掣渡江三日薄都城列鎭拱手莫敢相抗公聞虜汗擧國入寇檄副元帥申景瑗節度使柳琳掎角撒掇已建殿牌于館宇肅躬行禮激勵諸將仍遣張曛等四人率七百騎馳赴行在又遣將勒自募軍橫出祥原以遏中黃之賊洎聞南漢之報以蠟書徵柳琳兵正月初十日灑泣誓衆勉以

忠義辭氣激昂悲動一軍遂鼓行以東至江東縣琳單騎追至以無朝命爲觧欲沮師行公拔劍斫地曰置君父於孤城其敢越視違者當用軍律琳不得已以兵會琳軍所在創掠公嚴束之琳大恨公途遇賊輒克奪還擄民千數到伊川琳請向金城公責之曰提師遠赴爲決死於南漢之下却入峽中逶迤邪直抵金化擊破留屯之賊斬百餘級候騎白縣之西南烟塵蔽天遂軍于栢田山琳先據險要中營頗失地利公令移陣中軍李一元與琳盤桓還就琳謂公潛師遠避公厲聲曰君安得出此言賊知吾兩陣堅不

可破必觧南漢一面以當之吾輩雖死不亦榮乎仍
令合陣琳出羸卒佯爲合陣狀實以砲射之勇健者
團結自衛辟後終不樹兵夜黑不之覺二十八日平
明賊二十餘騎猝至陣前一砲盡斃俄而數千騎繼
至砲矢齊發太半傷折發甲兵搏戰賊之大陣遠出
琳所不樹兵處衛斥兩陣之間後營將許軫與賊相
持拔中營精卒以助之遣壯士朴泂砲殺敵將二人
賊亦殊死戰公於是稅甲植立督戰益力麾下士賈
勇以作無不一當百賊勢大衄俄而賊又從琳陣後
直衝中營大呼而進勢若風雨公令鳴角麾旗促琳

相救琳在數十步內終不應援公知事不濟遂踞胡
床以印符封署授少吏曰我則當死於此印符不可
失也一元走投琳陣軍情始擾許輅奔告矢盡幕下
士請公避入琳陣公笑曰吾當死於吾陣上踞床不
動身被三矢神色自若引弓射賊賊直前公座公拔
劒相擊遂遇害戰罷軍官李元龍朴礀尋公於信地
赤脫委地求衣於琳琳發不遜語元龍等各觧其衣
斂之掩土而去翌日賊又發公屍有白川士人崔俊
興金化老人金姓者收瘞於山谷間餘賊未撤久而
後改斂而顏色如生肌肉不變可異焉公姿槩清令

器識淵雅居家盡孝悌之實處醜無厓異之迹許摧
主於寬平而操秉貞確規度一於恬穆而意氣豪爽
內行尤修侍大夫人夔夔婉婾便若孺兒遇諸弟妹
誠意藹然閨門之內湛樂熙洽收族無間戚疎捐俸
周急館穀者恒十數人與夫人相莊未嘗作契活語
自治克篤謹於辭受隣墻有大屋廉直鬻之公謂先
業傳諸吾身不欲闢一步地環堵蕭然處之晏如交
游之間無所悔望而不失於正翹斧藻之美藝術之
能皆其天得不欲以是自名而敷詞代言典則有法
其治軍與士卒同甘苦而用法不貸親愛所過不折

一草營壘閒然無譁尤能審幾果断綽有古名將風
公歿之後嶺南士人無不墮淚相吊出粟布為賵至
有負米而濟其家者西民祠祠竪石以寓慕焉公平
居嘗言世之一切非是同異俱不足恤而和議之未
必有不可言者孰有如魯連之蹈海澹庵之抗章者
乎聞厲偕踊扼腕而歎曰吾之死生決矣國其如何
抵書於余曰男兒報國此其時矣公之效命素所蓄
然也而殲賊之績敵國亦盛稱之曰起兵數十年未
有如金化之敗云使公言行計從必無貽家國之羞
不幸遘變淂不貳心之人同奬而共濟則可以脫君

父於難社稷永頼而事乃大謬身死而名立噫公志
豈不如李良器公才豈不如温太真而成敗之不同
天也蓋虜情自壬申始變公乃抗章覈論德憲返命
公又請尚方劒讀其前後疏不惟先事而見深得春
秋尊中國之意卒能以身殉節樹綱常於萬世天之
死公而成其名者非偶然而欲以成敗論則陋矣惟
上所褒典板蕩之際一人者盡之矣此足以掩公藏
而無餘憾矣公一子即重普進士壯元文行能世其
家所著詩文三卷籌邊策五卷藏于家銘曰
太師勃興一 三亨屯忠平匡定而節而勲實亘 實延

綿緒振振匪貳以傳廟䟽席珎承委而大益城宗臣
益城有孫嗣德之純早譽于朝裒士之元發英省垣
銓物鑑倫同我㗲舌畀爾旬宣于南于西惟憂之分
有榭孔通弗罯而吞狂畐既逞僭逆稱尊義形于色
千里吽闇籌既無勝讎而奠伸不戒者人天降之緼
誓師于慈急難吾君跨驕履凶合辟秉堙旆旆其旂
冥冥其氛挫鋭馘醜血漬丘原彼驕之愊睨而莫援
大勳垂成以躬易仁正氣之塞高乾厚坤王曰烈哉
舉世一人馳秩表閭錄後及親不朽者名不泯者神
專祠西土肸蠁千春螭龜揭績日月長新惟愧之藏

而犖而完我最其迹刻之貞珉過者宜式忠臣之墳

贈貞敬夫人安東權氏墓誌銘 并序

相國分沙公述厥夫人權氏殉節事蓋系行屬銘於翊聖辭不獲發其狀拱而讀之始中咽卒愾然作曰夫閭術匹婦倉卒溝瀆之行史氏畢擧而書之揭烈詔後而褩訓嫏嬛辨理成仁子姓之稍壯者俱不污而死幼不能死亦以孝聞世論其淂之天至徽修齊之化則應銘法謹按夫人之先安東人有大丞金幸者出於羅裔事麗祖有勞受姓以權遂爲權氏之祖其后殖蕃入國朝賛成近翼平公擥以文學勲庸號

爲名臣屢傳至議政府舍人斯世稱雅士娶於韓氏
贈領議政孝胤之女國舅西平府院君浚謙之妹實
毓夫人年幾歲歸于文簡李公諱睟光之門爲冢婦
夫人生於名家逮事賢舅姑性與教相成令聞穆如
及操秉捆政日淸承祀主饋咸中於度紡績之勤剪
裁之能女功式之洎公位高而遇隆夫人尤存戒懼
雖歲時禮餽稍涉豐厚必咨公進退之性又明烈廉
潔平居無所芬華衣止蔽體貲不儲餘恥爲營生權
利之事恒謂不欲以此浼吾夫子家衆化之一於祥
順唯佐公客具酹豆精腆必致盤洽盖古所稱女中

士也丙子之變公以大司馬從　上于南漢夫人率子女入江都公方揔戎重體國石畫不暇顧私間使之便未嘗寄訊夫人已抱亡涯之恨丁丑正月二十二日江都陷沒夫人先受禍引佩刀裁之不殊越二日以尺組自決長男尚援抗賊被害次男同援年十四奉其二姊兄嫂與氏跳入山寺竟遻賊三婦人罵賊不屈賊亂斫而斃之長即獻納李一相妻次幼學韓五相妻與氏乃承旨鳳瑞之女也三男堂援年十三負其弟六歲兒台援奔迸而不得脫四男碩援年十一歲獨在夫人傍抱屍號哭賊剝取夫人衣衿碩

擗乞哀得裡彩服之襯膚及歸兄房開視而哭血漬
斑如聞者悲之 上臨筵下教曰右相家事人不忍
聞曰守臣之啓并命旌門其月日收夫人及子女櫬
厝于先塋下卜吉于戊寅其月其日禮窆于其坐之
原四男初皆被掠天幸全還夫人享年四十有九以
公大拜 贈貞敬夫人公名聖求字子異分沙其號
也在南漢爰立爲相尋轉左 太宗大王七世孫翊
聖以世誼從公游諗其門內之治有所本則一朝見
節素所辦也辭欲毋溢將以愧夫世之爲人臣妾忘
義而偷生者系之以銘曰

而觀於康卜其艱而立之阜在于閑而胥以灝奠之
扳而銘之質不可刪

兵曹叅議洪公貞夫人沈氏合葬墓誌銘 并序

贈吏曹判書洪公瑞翼即益城君拙翁先生之冢嗣平安道觀察使命耇之顯考也益城公文學勲庸羽儀王室觀察君秉義殉節揭烈百代而君子論公性行純茂志操廉潔含訓成教家邦逌休則其爲德可述夫人沈氏婉美著範篤生忠臣食報於國存歿榮哀其爲事可紀則其孤命夏與世孫重普治公若夫人履竹系牒謁余銘其墓顧惟世誼重以姻好不可

以不文辭遂序之曰公南陽人翼之其字也號朮翁
自太師悅肇蹟麗朝忠平公瀷匡定公奎以節以功
特聞於世入本朝連七代以儒科進高祖閏德司諫
院獻納　贈吏曹叅判曾祖系貞藝文館待敎　贈
吏曹判書祖春卿黃海道觀察使　贈領議政南寧
府院君皆用益城貴也益城公諱聖民策兩勳主文
盟歷冡宰判中樞娶延安府使尹曦之女生公於隆
慶壬申正月十七日長於法家讀書辨志十七發解
華問藹蔚辛卯禍作益城公竄北塞壬辰倭難賜環
自竄所徒步赴行在公艱關扶護免於顚擠明年益

城公揹館舍時丁兵燹而襄奉以禮守制踰度服闋端居攻苦聞有薦除不起己酉捷增廣解元仍占甲科以勳蔭陞通政階庚戌始調遂安郡守明年以親癠解歸爲養歷守沃川善山所涖皆有惠政去後必立石頌其德以課最累膺 璽書丁巳除分兵曹叅議時光海政亂求外補守加平郡聞有廢 母之論投綬而歸轉入峽中戊午冬遭外艱服衰苴處凍地遂成痰外除病益痼再差節使不能行自湜屛處墓下養病者數年子㬊進湯劑輒郤之曰吾疾非藥石所可醫况世道如此生亦何爲嘗置羲易一部時時

玩究焉至癸亥三月疾若少愈家人色喜公曰爾輩謂吾疾瘳耶至是月十二日謂子旁曰五十年來雖無所成亦無所怍而所恨者不及見 西宮復開耳齋志而沒古聖賢所不免以天道言之期且不遠吾如今日何仍命重普彈古琴一曲誦易一卦以和之已謂時至矣遂整衾而臥夷然長逝得年五十有五用是年五月厝于先塋負乾之原後累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知經筵義禁府春秋館成均館事弘文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世子左賓客唐寧君夫人青松大姓青城伯德符之後左叅贊胡安公光彥

之曾孫司憲府監察錦之孫 贈判書宗敏之女也宗敏出後仲父進士鎬鎬負處士行有素封之稱嘗有一女夭無他愛夫人之生也符異夢鍾情猶已出生長華腴能閑女則佐公事舅姑無違吉凶之節曲有禮意妯娌姻戚悅而歸之處士諱辰必齋沐設祭終身不衰公沒而遂稱未亡雖爲子姓強食而歸家秉於冢婦觀察君與其夫人事夫人如夫人之佐公而事之者光華所暨世尨艶之性又廉介明白慎於取予之節觀察君妻佐兩銓或有以貨欵者輒郤之曰自先世無此事何可以非道教吾兒重垢家範處

貧如豊履盛守約惟執女紅至老不懈觀察君自慈
城轉鬪千里死於金化而命夏奉夫人辟地嶺南
上下諭曰鬪節死臣洪命耉老親在嶺南予嘉其子
節義軫念老人之孤寄其令所在廩以月俸療病以
聞移徙護行夫人自喪觀察君痛不欲生而猶曰須
史毋死見 天朝殲此醜虜無餘憾矣戊寅正月自
安東會觀察夫人于驪州悲傷如新喪四月遘疾監
司驛聞 上遣醫齎藥馳救十八日屬纊又 賜棺
槨造墓軍以是年八月六日祔公墓左年六十有八
生三男五女其長觀察君也其次命夏察訪其次命

錫天女長金禧佐郎其次林埭承旨其次朴之恒生貞其次尹維監役其次韓如斗士人觀察君之子重普進士壯元察訪有一子二女金禧之子曰尚重林埭無子朴之恒二子尹維一女韓如斗一子重普有一子二女金尚重有一女公質素任真泊若無競而處心行事貞確不撓儒巾卅載敝廬婁空吾伊不輟澹然自守爲親決科遂巡數邑遭時昏濁澡身不浼在沃川聞壬人之子爲按廉浩然而歸在善山有誣引山僧爲亡命人朴致毅者監司檄令嚴訊欲以媚上則公以理白出之相時進退不失其宜教子弟諄

誨以利義為辨觀察君樹立之卓蓋亦有所自焉而孝悌惇睦乃其天得也臨財不苟氷蘗自律所與交皆一時善類而嘗造旅軒張先生於洛濵相與歡洽有酧唱之什潛窩李公命俊平生少許可嘗稱公氣質之媺吾先文貞公入政本慨然曰翼之若在當佐吾衡鑑云噫公亡翌日而天人更始志業限於大造豈非命也銘曰

觀公之貌愚智皆稱善人視公之履允爲世德之臣肯折節於壬人之子不欲立於廢母之朝天不少延其年睹日月之光昭猶有子焉殺身而報主主恩亦

及於所生猗公之世之家繄存顯而殁榮益城在上
觀察在下中有公堂不毀不傾

淛人閔氏墓誌

余嘗讀崔簡易豈銘故古阜郡守李侯綏者稱侯負
士友望以不大顯為惜而特書其配閔夫人善哭狀
余謂是操染於侯之德也及讀夫人行錄槩見其齊
纖而未亡之操四十年如一日則尤見其烈焉夫人
幼著婉娩九歲侍親齋能日夜匪懈既歸協尊卑睦
妯娌以至左右僕御亦皆善視瀡滫之養憚惶之節
門黨式焉事侯克哭而寓規侯既負士友望則故多

客必酒食之致盤洽侯有美疢必嘗藥而進教子以
義方不全用慈道奉諱矢死剪髮卦乜制除粗布稀
溢不小變事其兄如父母視甥姪猶己出咸家畜而
婚嫁之其爲德出於天性非勉強爲也其先驪州人
御史稱道之後曾祖大司成壽千祖參奉蘭馨考判
官哲命妣完山李氏忠義衛壽男女以嘉靖壬子正
月二十八日生夫人十八歸侯侯即國姓世系具其
墓文中崇禎壬申八月二十七日以疾卒初葬楊州
真干里先塋側以庚辰十二月移窆廣州其鄉其坐
之原有三男曰復生郡守曰更生郡守曰再生早夭

復生之出曰相夏女適監察權以及庚出曰振夏更
生之出曰鳴夏女適幼學韓有慶任重庚出曰弘夏
相夏生三女鳴夏生二男一女皆幼以更生從勳贈
侯其官封夫人視其秩云余與更生氏有雅喜其修
潔不妄言述其先懿無奕於實而崔簡易銘侯書夫
人善哭狀則余志之無愧而宜後之考信

有明朝鮮國 贈資憲大夫吏曹判書兼弘文
館大提學藝文館大提學知經筵義禁府春秋
館成均館事五衛都摠府都摠管通政大夫守
忠清道觀察使兼兵馬水軍節度使巡察使崔

## 公墓誌銘并序

嗚呼奸兇竊命芟薙忠良十年機穽寃號滿國而曰
海嶽最枉至今言及海嶽事人莫不悲憤涕洟蓋以
崔公沂牧海州秉心單赤欲弭禍端戎成群憾遂覆
其家家雖覆而能守正不撓以一身替一代士類之
奇禍此所以使人悲憤涕洟久而不衰也公自少時
已負遠大器取重士友間萬曆甲申御試入格明年
上庠仍擢大科選補槐院俄入史局爲檢閱待教坐
薦李公廷龜被劾罷未幾叙復奉教轉濟用監主簿
刑曹佐郎壬辰倭訌從事防禦使李沃陣中癸巳移

授海運判官秋以持平徵還中途丁父憂制除拜户
曹正郎齋咨如遠廷議以肅川當西門孔道舉公授
之丁酉夏拜文學獻納知製教歷執義兼弼善宗簿
寺正司諫輔德録知文館爲副修撰校理 宣廟命
纂春秋左氏程氏胡氏三傳成一書以進書成公與
諸僚上劄明春秋大復讐之義 上嘉納并加一資
公亦陞朝西叙副護軍公曽以問事郎佐讞逆獄又
受賞資嘉善言地論其驟躐改之壬寅拜同副承旨
陞左副遞爲光州牧使未赴移授東萊相臣啓援寇
陽繡衣奏最賜璽書襃衣甲辰拜左副承旨秋調定

州牧使陞辭 上下手札勉以拊民祛弊積穀鍊兵
爲關西保障十行丁寧且 賜豹皮異數也公益感
知遇洗心奉公百廢俱興有期月之效 賜廐馬以
褒之丁未賀至赴京邵權貴請託行槖蕭然士論多
之道拜忠淸道觀察使甚得按廉體戊申自戶曹叅
議尹慶州聞兄喪解職營葬授刑曹叅議判決事戶
曹叅議黃文敏愼方判度支倚公爲重癸丑應犀之
獄起 先朝舊臣咸羅文罔公亦不得安於朝外補
海州文敏已謫甕津南以恭亦配松禾奸凶嗾人上
疏言朴致毅匿九月山嘯聚群盜將興大獄蔓延海

西竄客畫鏺士林以及　母后中外危懼海州人朴希一朴以彬者得罪鄉黨自知不容潛擠奸黨約以上變受一封書書中所錄皆一時名流而以黃文敏為注事未及發希一父兄宗族大懼火其書兇計彌深并抽鄉望將一舉而盡夷之其父兄發以彬宿憾訴公致辟公捕之急以彬遂出其凶書以嚇之公責其虛妄杖而黜之鄉黨以為禍根尚在事將不測與其父兄謀去二人奸兇遣介牙儈世曾廉其蹤令當道上其事公及海州人並被逮公置對以實悉剖奸兇肝肺時權偉與奸魁交惡揚言獄當反奸黨恐情

迹敗露爲誅盖寃陰令死囚鄭忠勇自言參聞希一
等封書中事以公爲逆首奸兇又啗海州人在囚者
動以禍福皆誣服刑房承旨韓纘男素啣公於是與
鄭造南瑾鍛鍊成案竟致公於死實丙辰六月二十
五日也八月追論發公葳肆諸市公有一子有石亦
幷命痛哉公字淸源號西村籍海州高麗文獻公冲
之後高祖靖禮曹佐郎曾祖雲孫司憲府監察祖璿
馬梁鎭僉節制使考汝漑宣傳官三世俱 贈吏曹
參判妣陽川許氏縣監雲之女公生於嘉靖癸丑三
月丙申得年六十有四初娶萬戶姜倬女再娶忠義

衛李希福女凡育一男四女長女適柳爀姜出也男
即有石次女適縣監尹勛舉次適師傅洪宇定次適
士人金埰李出也有石子瀷瀣歿瀷有一子幼柳爀
一男一女男曰時英都事女適士人李碩平尹勛舉
一男曰抃洪宇定四男二女男曰克允旭兌餘幼柳
時英二男二女男曰賔女適安廷㜑餘幼李碩平三
男一女洪克二女允一男尹抃二男柳賔一女安廷
㜑一男二女幼始家人収公遺骸葬于故山 改玉
之初 命贈公吏曹判書遣禮官錫祭官庀襄事柳
時英奉公柩厝于楊根西終南其坐之原甲子李夫

人卒從葬公兆公器度寬厚操履純確天賦孝友篤於倫制尤謹奉先立祠宇令宗孫主之析婦產買宅推兄居之貧族之待公舉火者常十餘人而未嘗立產業爲子孫計再典雄藩興利去害各有條理府庫充塞人安樂之去後必立石頌德自律廉潔所莅官司例分羨餘亦反之公庫無毫髮染指平居儼然衣冠整飭一切芬華勢利泊如也待人不設畦畛望之知其爲長德君子云遭遇 穆陵若將登庸弓劒忽遺命與禍會安在其天道也豈以公之身易公之名壽之無窮以風勵世間之二三其德者耶翊聖以先

人之故淂拜牀下亦嘗坐咎心折於震薄之日不亶從人後悲憤滂湊而已都事君以狀逮銘銘公之墓義不敢辭謹綴以詞

善惡不紊禍福或舛千載益博之辭刻公隧石之篆

贈弘文館校理羅公墓誌銘 并序

有明朝鮮國 贈弘文館校理羅公濯之墓之封一百有五載厥世三易而曾孫萬甲始具狀丐銘於東陽申翊聖千里致辭申以相託之重誼不可拒謹按羅氏肇籍錦城有諱天瑞相麗朝勳封安川君徙籍庇安之安定縣遂為大姓己其祧而序其祀曰梁山

郡事裕善漢城府叅軍繼宗 贈司憲府持平世傑
持平公即公顯考娶大司憲豊壤趙益貞女育諸子
皆賢伯偍有文章節行世所稱長吟亭隱德不仕仲
淵清名雅望暱侍經帷官副提學坐直道並命於乙
巳之禍公其季也夙悟早譽在孩提句語驚人負神
童目舞象之年能綴文賦金安老已嫉公伯仲見公
代人課製者賞其文而忌之曰羅某且有芬矣金慕
齋賜暇湖堂邀與公聯句百韻公押強愈健慕齋
嘖嘖谿是聲華藹蔚嘉靖戊子釋褐遴槐院尋薦史
局時安老張甚國人側目有以安老倒持國柄等語

書之鍾阁公聞之用特筆於史策安老適攷閱實録
見即詰問誰某所書公曰秉筆者誰不可書安老御
之俄兼說書遂劾之選玉堂録益怒欲罪圈點者相
臣捄觧乃已例轉成均館典籍以攺　宗系賛价赴
京還朝黜補積城縣監又被安老之搆羅歸未及還
遘癘不淑自正德丁卯至嘉靖丁酉公之始卒屢踰
一世遺命薄葬葬楊州朔端里先兆其坐原萬曆間
録攺　宗系功紀公原從追　贈之配完山李氏宗
室髙興守女生諱允恍文科舉八子曰績曰級官止
侍講院輔德男也曰朴吉恬卞希淳僉正金惺觀察

使李用淳僉知蔡衡女婿也級之出即萬甲文科歷
臺省秩亞卿朴吉恬之出二男好正好成卞希淳之
出二男二女男調元謹元女鄭光遠主簿李時榮金
惺之出一男一女男大觀女卞孝閔李用淳之出一
男一女男時雨持平女適成夏明文科蔡衡之出三
男一女男名俊參奉顯俊訒俊俱中進士女適尹敏
善萬甲有四丈夫子星斗星漢星象星文二女適李
嘉相文科朴世柱士人翊聖自幼從家庭習聞國朝
故實抨搉人物賢否至長吟亭之知幾副學公之秉
義皆可以勵世公雖蚤殀篤志好學趨向之正操履

之確倬有諸兄風内行之修根於天性詞藻之美盖其餘事云噫以輔德公之長德君子弗克大施則克有令嗣能紹數世不振之緒用昭潛光於百祀之後枝蕃實蕡且碩而昌之徵天道之不忒也已銘曰

而菑而殀其人其天或大而名或阜而傳報施靡爽孰謂適然封逾百祀窆石始鐫祇告無愧式茲象賢

## 古阜郡守李公墓誌銘

英陵之昭有諱玒封義昌君寔生蛇山君灝灝生東城君詢詢生錦城守褘後 贈都正其嗣聃齡始籍士版副司果娶於海平尹嗣宗之女以嘉靖戊申生

諱綬綬之其字少功學治博士業中丙子司馬試占兩舍聲華傾一時譽髦西顧久困公車銓地用太學薦補濬源殿叅奉例轉奉事直長主簿自是官歴内外以尚書郎佐秋官度支水曹俱為正郎翊衛司司禦司僕寺判官出宰泰仁鳳山丹陽高陽朔寧或赴或不赴擢授富平府使雖以驟陞論改物望歸之庚子以古阜守捷別試文科即擬臺省俄録玉堂選以事免其明年辛丑正月病不起三月葬于楊州東面真干里先兆袝癸之原士友来吊若甚盛而必哀至焉盖其天賦和厚制行修飭居家涖職咸中於度善

與人交恭酒談笑無倦色人以是無賢不肖皆樂附
之其賢者尤親而契期待之不淺坎壈一第垂晚始
就大限局之其命也夫配閔氏判官哲命之女有士
行且著未亡之操得壽八十有一肖三男復生郡守
更生方守請道再生早夭復生三男一女男相夏女
適權以伋餘幼庶出振夏更生一男二女男鳴夏女
適韓有慶任重庶出弘夏以更生原從勳 贈封某
官屬銘於余辭而不獲既序而係以銘曰
粤惟 世廟東方之聖六傳而公振振麟趾與豐施
嗇斯豈非命余刻其幽詒后之敬

司憲府大司憲青陽君沈公墓誌銘 并序

嘉善大夫司憲府大司憲沈公卒五十有六禩其孫熙世以家狀洎太學士李公植所述遺事一通謁余為誌泣且拜曰先王父之葬也謗焰未息仍丁寇難且更家禍未遑於墓隧之刻伯父撰次系牒在笥餘三十年竟齎志入地世之能言王父時事者長房凋謝及今不亟圖遂湮沒敢以是請噫公之事行焯然在人耳目謗行而名亦隨之其傳之悠久奚待人誌不誌也余惟非其人不足為重雖然据其事而書之後世必有定其論者遂發其狀為考其世次官歷而

曰盛矣哉沈氏之發大而流長也其先籍青松衛尉丞洪孚始顯於勝國累傳至德符位都將相封青城伯謚曰定安公定安生溫事 獻陵領議政府事卽 昭憲王后之父也祥開于邦嬪我 英陵實誕文宗世祖基本朝億萬之祚追謚安孝公安孝生澮亦領政府謚曰恭肅三世宅揆貴震一代其嗣軍資監判官湲生順門議政府舍人以忠直死於燕山後贈領議政是爲公曾祖有四子二人作相餘皆顯仕曰連源領議政謚忠惠公考曰鋼領敦寧府事青陵府院君謚翼孝公配完山府夫人李氏 贈判書對

之女生十子長　仁順王后公於倫序居第三諱義
謙字方叔出後於族父泗官司憲府監察金山郡守
希源青城君順經其上二世也公十七發解二十一
成進士嘉靖壬戌中文科補承文院權知副正字薦
授承政院注書移侍講院說書選入玉堂爲副修撰
知製教俄除吏曹佐郎　賜暇湖堂陞兵曹正郎侍
講院文學司憲府持平甲子以校理授議政府檢詳
舍人歷執義司諫應教內贍軍器司僕寺正典翰直
提學丙寅陟同副承旨丁卯以吏曹參議丁翼孝公
憂服闋拜承旨歷吏曹參議僉知中樞府事庚午歷

承旨大司諫叅知工曹叅議判決事壬申歷禮曹叅
議大司諫刑曹叅議癸酉歷大司諫兵吏兩曹叅議
特拜大司憲遞爲同知中樞府事歷漢城府右尹兵
曹叅判甲戌復拜大司憲歷工刑禮三曹叅判襲封
青陽君乙丑歷右尹禮曹叅判開城府留守丁丑拜
全羅道觀察使戊寅授同知中樞府事兼同知成均
館春秋館事不拜己卯春禮曹叅判秋拜咸鏡道觀
察使壬午出爲全州府尹丙戌守養母韓氏喪廬于
坡州丁亥九月初六日不淑壽五十有三其年十一
月葬于先塋某坐之原公聘西原韓氏忠勳府經歷

興緒之女生二男一女長倫青平君次淹玉果縣監
贈領議政女適兵曹參判尹暄倫一男翼世淹七
男四女男光世知文館應教次挺世仁川縣監次命
世工曹參判青雲君次長世縣監次安世次獅世次
熙世佐郎女適柳儁次成汝容次吏曹參判李植次
李承亨尹暄四男一女順之參議元之翊衛澄之注
書誼之進士女適佐郎申晃翼世無子以光世之子
檍為後光世之出曰揔進士檍樬樬俱縣監女適承
旨林墰次李稱側出櫟檍檍挺世之出曰槢都事女
適監察白知一命世無子以熙世之子樞為後長世

之出二女長適典籍李正英次忝笄熈世之出曰樞
女適進士申最次李行逸次申最餘幼内外曽玄多
不録公儀表魁偉器宇宏豁嚴於自治勇於趨義孝
友簡儉根於天植其遊太學也忠惠當鼎軸而斡化
樞翼孝擁承華而彝褒杞宗黨昌顯門闌鼎盛而絶
無習氣約己下士華問藹欝人以李子堅云公既釋
褐澡浴正翹不望不辟恢張清論甄别淑慝鄉違格
非棘棘直遂其舅李樑秉銓張甚將嫁禍善類公内
諍外護力不能回竟循公議抜去邪黨位著克靖朝
野避之 康陵之季儲嗣久虚識者虞之時 相閔公

箕貽書於公責以密贊大計蓋知其可託以大事也穆陵冲年入自藩邸宰相有言宮中無保護者欲進乳媪以慰 上心公引王聖君事爭之得寢外戚鄭昌瑞惑於嬖妾家有悖倫之行法官忌器而不能發公爲憲府即收治之政本欲以後宮之父注擬縣宰公佐銓力沮之累爲京兆大理亭平斷讞諦文無害留故都修黌序課學徒至捐奉置作成庫以廩士蔚有菁莪之化按湖甸提挈維綱拊摩剖劇咸中於度定貢案均民役一方賴之淮完山一吏軏物興利祛弊焚空劵償逋糶至數萬以紓民困儲峙布粟充

溢庚會乃大治廨宇亭榭以及橋梁溝洫驛置衢街入其境者噲然改觀居家被服儒素討論經籍疎財收族恤窮賙急自以通籍掖庭恒存戒懼飭家人起居之外無毫髮私欵　仁順升遐遂絶通門之節賢者賞其志不肖者已兆媒蘖之計公爲郎僚時以公事造尹元衡家聞儒士金孝元與其家子壻共榻肄業心常疑之未幾金公魁大科公信口而發之金亦負一隊重望扶掖者衆展轉左右指爲黨目栗谷李文成公爲世道憂之欲爲消弭啓請兩出公守松都金潯塞邑時議益激辛巳文成公長薇垣又爲調停

之論有言論羅沉其可以保合者文成信而從之及見其据撫過甚始覺其詐謏緣至自紛則并與文成而斥之至丁亥攻公之論復發延及一時名德以朴思菴淳鄭松江澈尹海原斗壽尹海平根壽牛溪栗谷兩先生朴大憲應男金參判繼輝洪益城聖民辛副學應時李大諫海壽具觀察鳳齡朴參議漸為黨人俱坐罷免無論存沒籍置銓部噫公之一言初非有意而發故晚際契許不淺金公聞公訃歎曰知吾心者亡矣兩公心事如此禍端可以氷釋而爻象危厲愈往愈甚今已不可救矣豈非關世運盛衰者耶

余竊聽於國言矣 明宣之際洗滌幽枉鐫削僞勳崇奬儒術登庸俊良淸平之治後世莫及者公與有力焉是以退陶先生移書勉以國事蘇齋盧相國稱公有扶護士林之功則此足以定公之事也謹掇立
朝顚末書其大者以爲叙系之以銘銘曰
青松之沈冠冕大東六傳其世二后五公青陽承之履滿持冲惟其不含遂著匪躬敢私于親事君以忠消長之幾默運膚功毁譽之立若形景從矧是樞機而免群訕黨人旣籍士林之宗非曰人當惟國之山始卒弗齊亦係其逢我銘質之百世之同

以安縣監朴公墓誌銘 并序

公諱峻字某以安人系出新羅朴池上之後屛山君瑀仍胙土爲籍屛山今爲以安入本朝有諱瑞生以冶隱門徒仕爲吏曹參判廉操直聲聞於時選清白吏至錄後高祖信元工翰墨實宣海東名迹官止郡守曾祖綱慶基殿參奉祖繼仁考希聖朔州府使贈承政院左承旨娶宗室青海君之女以嘉靖己未十月十四日生公年十四遭母喪府使君患風痺公扶服侍醫藥日夜籲天晨扣時御醫許浚家浚亢甚拒不納公日日聞鷄而往久而不懈浚察公誠孝遂

往來看護壬寅府使公疾復作甲辰轉劇公斷指和
藥以進疾竟瘳朝廷聞而嘉之除　獻陵參奉俄授
孝敬殿皆以親癠辭遞暨遭憂葬祭以禮三年啜粥
廬于墓側朝夕參省一日野火延及墓門公獨身踊
擗忽風反火止鄉人異之事繼母庶母愛敬俱至寡
妹有一女館而畜之能別而恩自府使公至公二世
兄弟同居未嘗析產閨門之內雍如也鄉里白公至
行棹楔表閭事載三綱行實庚戌薦拜歸厚署別提
辛亥以清白吏子孫超授東部主簿轉司憲府監察
癸丑拜新寧縣監按使以不法事臨之公持不從竟

罷歸見時事日非遂寓居忠州無仕宦意癸亥 反
正即除公以安縣監御史奏最特 賜帛書以優之
鄭公經世自南中入朝 上問嶺表賢守令經世舉
公以對乙丑卒于官年六十有七縣中父老率子弟
哭送境上是年十月二十七日卜葬于積城慶新洞
先塋午坐之原公凡再娶元配錦城朴氏墓在楊州
北鵲洞坤向之原距公墓不三里而近次配鄭氏賢
慶之女有婦則佐公爲德朴氏生一女適鄭漫漫生
一男一女男慶演參奉女適李長英縣監慶演三男
二女長英四男一女鄭氏二男曰宗岳震岳宗岳一

男岻震岳一男二女男嶸側出男次岳有四男五女

銘曰

脩于家表于閭詒于后外史書

都事李公墓誌銘 并序

崇禎壬午正月二十三日我外舅都事公卒於利川楓潭之耻齋翃聖承訃馳往斂而未就木也憑屍而哭退而觀其家環堵蕭然屋芘風雨枵然無長物而凡係喪具自傅身之物以至棺槨莫不精緻則陰竹君月製之勤也夫然後知舅氏於家教有餘也既卜葬于可畧洞坐艮之原祔任夫人于左事完守制廬

次三更穀燧甫匐来京以幽堂之誌委重於翊聖考
其家狀無溢辭又知陰竹君於其親孝有節也乃序
之曰公諱喬俊字稽天全義之李皆祖高麗太師棹
入本朝知中樞院事孝靖公貞幹以善養百世毋特
綏寵章寔生漢城府尹士寬府尹生全城君禮長全
義判決事時琁即公高祖也曾祖諱公達楊州牧使
祖諱文誠慶尚左道節度使考諱濟臣咸鏡北道節
度使 贈領議政清江先生妣木川尚氏宣務郎鵾
南之女領議政震之孫公於倫序第三出後於族父
進士崇慶生負迺叅判昌臣直長亮其四代而出於

孝靖公也進士公娶叅判隋城崔承炓之女無子擇
公於疎派而血其祀焉公以齠年事之以孝謹久而
忘其非己出則甚安之進士公早有抱負能詩善草
聖籍藉士友間而有嘉遯之志選勝於陽岳山下占
伏腴築臺榭開園池樹佳木十年之間有素封之稱
考槃之樂公斤斤守其業人謂克家不幸罹門禍謫
洪原九年始歸故土家道剗為田園荒蕪溪山草樹
已不可辨矣公不以是為戚山蔬佐脫粟怡然自適
癸亥改玉授公四山監役官甲子用從駕勞陞尚
衣院主簿洗手奉公丙寅轉儀賓府都事其明年建

虜犯境蒼黃奔迸從間道謁 世子于全州而竟以
違期免官退居舊庄無何喪冢嗣及諸子姓悲傷感
疾殆十年遂不起初娶豐川任氏 贈叅判繼老之
女後娶青松沈氏 贈叅判宗毅之女有四男七女
任出曰男經歷裕基縣監聖基女適掌令林渇悅叅
奉李琢士人趙軾權恁李埭沈出曰男德基㬇基女
適士人吳道凝未字裕基無嗣以聖基次子為後聖
基有三男四女男行夏行殷行周女適宋基遠禹崇
元李尚次幼德基有二男二女幼林渇悅有二男二
女男嶠峙女適具鎰崔棊李琢有二男三女男尚敬

宣傳官尚冕女適閔泰曻李元奭次幼趙軾有二男二女男邦彥餘幼權僬有五男一女男均垣堪埱墒女適金世基李埬有三男志雄志豪吳道凝有男女俱幼公性樸質厚早服禮訓前後苴斬有踰於制父母墓兆改卜而窆公在謫所痛其不見也輒投僧舍齊素數月聞事完乃復初處鄉黨恂恂謹飭務以躬行閭左右咸宗仰之當公被謫子房欲爲紓禍計與爾瞻之子大燁還往公聞之大怒至撻楚俾改之君子多其氣節云公自幼病羸不自力於學而有志行晩乃以耻名其齋可見其志之所存也銘曰

處於鄉鄉人化而槩於塞塞人服而宦於官官人伏
而又有志行庇其子孫而銘以祇告

樂全堂稿卷之十

# 樂全堂集卷之十一

## 墓表

折衝將軍守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 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李公墓表

有明朝鮮國折衝將軍守慶尚右道兵馬節度使贈嘉善大夫兵曹參判兼同知義禁府事李公文誠之墓也系出全義高麗太師棹之後平簡公禮長判決事時琁牧使公達寔公三代也公出後於族父縣令仁孫仁孫父允純副正祖曰恕長襄簡公興平簡同出於府尹士寛妣光原君金伯謙女生於弘治癸

亥十二月十六日卒萬曆乙亥二月十四日得年七
十二以丙子二月二十日厝于楊根郡西終面鄉美
谷卯坐原男曰濟臣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　贈領
議政女適別坐金琮側室男濟沇女李翰李祚胤議
政生四男二女耆俊正字壽俊府使喬俊都事命俊
參判女長都正閔有慶次領議政申欽別坐生一男
一女男光潤監役女權洽縣監重基縣令厚基司禦
正字出也學基碩基府使出也裕基都事聖基應基
咢基女林得悅李琢趙續權惁李埭都事出也餘幼
顯基道基元基女洪允疇沈光泗參判出也都正二

男三女聖清聖任女鄭廣敬韓正國金南重議政二
男五女翊聖翊全女朴濠趙啓遠朴瀰姜文星李旭
光潤三男一女翼後榮後賢後女崔有海權洽二男
一女俟俏女朴瀏內外曾玄孫二百餘人嘉靖壬辰
登武科未唱名拜宣傳官以才畧起家都摠都事司
僕濟用軍資義州判官理山郡守尚衣僉正昌原平
山府使黃州楊州吉州牧使加德僉使全羅慶尚右
道兵馬節度使屢典禁旅兼內乘與內外官歷也公
讀書通大義便弓馬曉陣法內行尤修餙歷事四朝
斤斤守法所莅多巨郡巖邑威惠咸孚專閫治軍嚴

明仁恕有古循吏名將風夫人丹陽禹氏富寧府使禮孫女生於正德戊辰五月初七日卒萬曆甲戌九月十六日與公合葬天資和厚粹然有德容為婦為母敬順無違睦恤門族無間戚疎公之曾孫碩基懼遠而無徵謀樹石墓道翊壁實忝外裔謹叙為表

## 清江先生李公墓表

惟我外王父清江先生後鼻祖太師棹七百禩紹承孝靖公渭全全昌之餘為本朝名臣姓李氏諱濟臣字夢應清江即其號全義人也孝靖公諱貞幹善養百歲母 世宗大王褒嘉之遂為東方盛事於公為

六代祖諱公達楊州牧使寔公祖也考曰文誠節度使妣富寧府使禹禮孫女先正趙靜庵光祖所稱子讓雖在孔門不讓諸子者也胚胎世德以嘉靖丙申七月二十日生早擢巍科歷太史給諫直道不容多以墨綬沈外受知　宣廟以散班擢江界府使用景俾閫北鄙時藩胡之變生於不虞慶源鎮失守公能策勵諸將焚勦賊窟以伸國威　宣廟知公功不欲槩中媢疾者言竟西還以卒即萬曆癸未十月初六日也次子壽俊扶櫬西返以甲申四月某甲葬于楊根郡西終南水回里甲坐原配曰　贈貞敬夫人尚

氏領議政成安公震孫宣務郎鵬南女克修梱範令
聞穆如生嘉靖戊戌十二月初八日十五歸公後公
十一年辛萬曆癸巳三月十五日也八月某甲祔葬
公塋以宅兆不吉仍其山而卜負艮地用萬曆乙卯
十二月某甲移窆焉生四男二女曰耆俊文科承文
正字曰壽俊文科府使曰耇俊都事曰命俊文科壯
元叅判女長適都正閔有慶次適領議政文貞公申
欽內外曽玄孫二百餘人公之忠孝文章焯人耳目
而居家立朝事行在碑誌中据其大者以表噫孫碩
基能追遠而成先志克治其可謂不替先懿也

知挫閱數載薦授內翰轉郎署東西銓憲府玉堂春
坊秘書中書列寺擢承旨自同副至都小宰小宗伯
小司馬小司寇都諫都憲屢長西掖以祭酒教胄子
尹京兆按畿輔陟大司馬大宗伯常帶 經筵史局
提學藝文館 世子賓客此 壬子以前宦歷也癸丑
褐歸田廬四年謫春川五年癸亥今 上反正拜冢
宰太學士俄晉右揆丁卯春拜左揆秋領三事戊辰
六月二十九日戊午卒于位壽六十有三用九月十
三日庚申禮葬于廣州治東莎阜村負辛原夫人與
府君同年生以三月辛亥降先府君五年酉逝啓通

津墳移祔府君左同堂異室凡有七子男長翊聖東
陽尉生五男四女男冕昇昃景昺女洪命夏餘幼次
翊全生一男幼女長朴濠縣監生二男二女男世模
世楷女李壽仁林一儒次趙啓遠文科生三男三女
男晉錫龜錫禧錫女幼次朴濟生一男幼次姜文星
侍直生三女次李旭生二男幼府君生於太師珣節
之六百四十有一禩歷世十八俱顯矣而都相府為
士流冠冕繫國家安危者唯府君一人爾噫府君早
為時需備嘗榮辱世稱知府君者蓋不少亦豈可謂
有能知府君者也不肖孤閱遺稿得府君所著自叙

執以泣曰府君平生槩可見矣而可倣不能知而辭為遂手書入石表于墓俾后之攷信焉若履行爵命文章政事其詳紀之國史副在太常誌諸幽堂碑于神道

忠勤貞亮扈 聖功臣大匡輔國崇祿大夫議政府左議政兼領 經筵事監春秋館事 世子傅西原府院君 贈謚貞簡公鄭公墓表

粤惟 宣廟當宸收攬耆喆施隆報殷彌稱享成而在事起躓不能無與時推移而其全德完歸無若西原鄭公公立朝五紀壽躋八袠謝事丘園者六年所

而卒卒三十年而鄕人論祀太常議謚公之冢孫時
亨以小宗伯李公敏求之狀謁翊聖刻其牲石愳非
其任辭屢不獲愾然而作曰易名令典也列祀盛事
也公卒之三十年而始擧焉夫人情久則褻褻則亡
徵久而愈徵澤不竭也謹据以表之曰公諱琢字子
精自號樂圃西原其貫也遠祖之可譜者曰别將克
敬其後有大將軍顗文克公顏著勳節於麗朝屢傳
至諱元老長水縣監 贈吏曹判書諱僑生員 贈
左賛成諱以忠 贈領議政清城府院君即公三代
推 恩而妣韓夫人亦貤貞敬議政公隱德弗裕以

嘉靖丙戌生公未立而孤零丁困極而秉志彌堅摛
經績文壬子上庠戊午釋褐初隸校書館望實寢蔚
自典籍拜正言紛權倖有諍臣風歷郎諸曹遂踐三
司獻納司諫持平掌令執義修撰校理應教皆屢拜
而授議政府檢詳舍人甲戌擢同副承旨序陞都承
旨丁丑以大司成遷禮曹參議出按關東庚辰復以
都承旨躋吏曹參判壬午超判漢城驟躐峻階特出
手批爲冢宰再掌邦政八長御史庚寅陞貳公甲午
大拜右議政尋移病西樞戊戌請暇省墓翌年復入
相府至左議政公從里居自陳病憊狀不赴 名後

四年拜疏乞骸骨 上重違公意遣太史賚溫綸褒
典勤至其冬策扈 聖勳封西原府院君 命本道
給奉朝請俸終其世乙巳九月十有九日告終于醴
泉之里第此公之始卒而輟朝庀葬近侍宮僚馳馹
弔祭 上之所以䘏喪而異其數者備矣越明年禮
窆于郡治南位谷原夫人潘氏祔公生有異表天資
近道早遊於退陶先生之門聞為學之方用功於真
知實踐旣通籍操履恬穆斤斤自守時士論競立門
户而公獨貞趨式武特被 眷遇名位漸盛而持以
謙虛在政本斥私謁平銓注主中兵澡滌劑量論日

本報聘便宜執不可賊果大逞如公言公從 上于
難至平壤寇益迫議深入巖阻公抗言棄京師又棄
浿江吾往賊亦往謂 社稷何涕泣爭之不得 駕
次寧邊上下震撓光海以儲副奉 廟社分朝公以
貳師護之當家國崩析之際囏關顛沛無復威儀而
絶蹤容遷色如立治朝隨事建白弼亮弘多癸巳又
受命陪衛於湖中未幾爰立務挈綱維制苛以寛已
與時左丞婁亭黄長溪廷彧之獄力排群詠傅之生
議竟用是褫人咸惜之公雖儒雅畫策揣事鑿鑿懸
合經國宏遠不徼近功執政欲廣募軍校許贖私賤

急於饘餉以功券收之公皆力爭寢之尉薦李舜臣為大將論釋壯士金德齡死俱收後効疏請行邊効死忠憤激烈斥絶和議凜不可犯歸田之後猶拳拳憂世而時與鄉人引觴陶寫怡然若忘世者每遘節祀躬滌塋域徘徊眺望杖履相將不知其為耆碩也採呂氏鄉約之宜於今者定尊卑進禮讓恤喪救難條為式目行之鄉井性嗜書淹貫墳典旁及九流日誦大學中庸尤喜小學有許魯齋之風有三男一女男長允著早霣不育次允偉主簿次允穆察訪女德原都正樞允偉子時亨女李詠金時宗金湜允穆子

時晦時英時雄女金碏李裕厚金磅朴應行都正女
府使許廷式府使黃汝一權来李孝生曽玄多不録
翊聖少從先進頌公巽德雅度一於仁恕肫肫類西
京篤厚風流次公事行伏公志節之確樹立之卓鑒
識之精學術之正而洎讀 宣廟之教至挽六丁而
志不可奪舉一世而事固罕聞則可以觀公晩際矣
百世在後徵之在茲是為表

貞夫人韓氏墓表

呂侍郎子久袖其夫人韓氏之誌泣謂曰江都之難
舟師自潰知其不可保則韓氏諸婦人皆入 嬪宮

以避其鋒盖以議和兵不犯行宮也夫人猶欲自决余以禍未及而先死未可也倉卒有變相告同死毋遽爲也俄而訛言驚動即與妹姝俱縊于西樓翌日樓燬同爲灰燼夫人死處與甥孫婦洪氏最近莫能辨遂並窆于楊根月溪之南而自誌之矣子其表之庶諗于後翊聖聞而悲之且所謂洪氏者乃吾從子男之妻嫁未踰年年十七從夫黨殉節此亦可書遂發子久之誌讀未終篇中咽而止噫夫人之死固得其所其生平之懿亦足傳已天賦孝友識量清通在室已禀訓服禮受讀小學内訓諸書曙乎利義既歸

協于尊章宜于中饋齊體之奉謹而寓規養族子聖
齊愛而能教治家有儀法焉夫人之先有諱蘭肇籍
淸州位太尉垂裕名德世為褒紀至文翼公浚謙蚤
有公輔望　仁烈王后位正　壼極以國舅觧元帥
節進領敦寧府事封西平府院君夫人即其第二女
也毋曰檜山府夫人黄氏生夫人于萬曆丙戌年十
九歸子久名爾徵咸陽人從子久貴爵貞夫人就義
於丁丑正月二十五日用其年九月初一日掩坎而
封之翊聖受知於文翼公稱通家子竊覸其門内婦
孺類有士行夫人嘗與子久里居當舅之喪有變禮

則前事講究於文翼公酌其儀節而裁之遇變乃出俾勿之有悔焉則可見識理之一端云茲子久之誌所不載也夫死生之際蓋難言之一家十婦人用尺組捨生如赴樂地者其有所辨而有所徵也噫天道靡常若虧若成瞻彼常鮮而竹之経